

一个摄影记者的采访札记

生命的留言

王杰 / 著



28.4

上海画报出版社

留影生命

王杰 / 著

上海画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留影生命: 目击陆幼青最后的日子 / 王杰编. —上海:
上海画报出版社, 2001.1
ISBN 7-80530-658-3

I. 留 ... II. 王 ... III. 陆幼青 - 生平事迹
IV .K828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0175 号

策 划: 邓 明
张仲煜
封面题字: 邓 明
责任编辑: 金 嵘
郭 漪
装帧设计: 金 嵘
技术编辑: 鲍 屹
李 荀

留影生命

王杰编

上海画报出版社出版
(上海长乐路 672 弄 33 号)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 1194 × 889 大 24
印张 3.5 印数 0001-2001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530-658-3/J.659

定价: 38.00 元

走好！陆幼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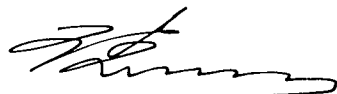
对于一个癌症病人来说，你走得很潇洒。可是你只度过了38个春秋，你走得太匆忙……

38个春秋，太短了。你怎么忍心撇下娇妻幼女，撒手而去呢！我真的为人类在癌症面前的束手无策感到愤怒。在这场人与病魔的斗争中，你输了，留给我们无尽的哀思。

当你的家人在整理你的遗物时，我也在盘点为你拍的照片。看着你面临死亡的微笑，我才真正理解，当时你写给我的“相见恨晚”，对于你是这样，对于我也是这样。我们相识只有四个月，然而你的形象不但留在每张照片上，而且已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。我知道照片是为生者而留的，而精神却永远为你而歌！

作为摄影记者，我拍过成千上万张照片。积累的资料已足够出好几个主题的影集了，但我真的没有想到，我出的第一个影集竟是你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。兄弟啊，你能理解我的哀痛吗？如果没有与你一同感悟生命，我的镜头又怎么会如此出彩！兄弟，谢谢你啊！

假如世间真的有轮回，那么，我只想恳请你回来，我情愿不出这本书，我们一起做些什么不行！喝酒、谈天、郊游。就是拍照片我也会拍生气勃勃的镜头！





生命的留言
——写给老年人的话



前言

悼念陆幼青

陆幼青先生去世了。他终于没等到新的世纪。死亡的降临，正是医生预言的，也是陆先生自己预感到的。这些天，网上有消息说他吃了什么药好起来了，也许是好心人的期望吧，——现在，任何期望都幻灭了。死亡从来是非常真实地来到，让所有的人饶舌之前先打个冷噤。

我和陆先生就见过一面，在扬州西园宾馆的草地上。天阴欲雨，他刚输完液，在家人的陪伴下，非常放松智慧地谈说着，也抽烟喝茶。他很瘦，苍白，精神却好。现在想起来，他是因为已经可以把死的悬念放下，自己解脱了自己。

他和许多人的成名不同，不是因为有钱、美貌、非凡的经历、遭遇突发事件而被大众知道，也不是被指派为模范或典型。在生命的最后的时刻，他选择了和大众谈话的方式，用一本日记作为自己的谢幕。因为死亡，我们有可能少点浮躁地听听一个不是名人的人，



前言

他对人生的看法，他的喜怒哀乐。在这世界，至少生命是公平的，无论你是谁，死亡是不能谢绝的，只能面对。死亡对任何人都是一个问题。所以，即便我们失去了所有的共同语言，还可能在死亡的话题前做一次最后的沟通。

陆先生去世了，他给我们留下的是一本日记：《生命的留言》。日记上有他生命最后的温度。许多人是通过这日记认识他的，也许还认识自己。他的书可以留下去，陪伴家人，也让今天和以后的人都看一看，一个曾经存在的生命对人世的爱恋。

这本摄影集里，汇集了陆先生的许多照片。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笑容和病痛，看到生活的美满和无奈，看到生命之火如何从蓬勃燃烧到渐渐熄灭。他永远是我们的伙伴和弟兄。陆先生已安息。他的音容笑貌长存于世，和我们走在一起。

陈村

2000.12.24





目录

前言	1
初访陆幼青	1
再访	7
到扬州去	13
第二次“买房”	19
秋游	25
最后一次生日	31
住院	35



目录

第一本《死亡日记》·····	39
病床记事·····	43
弥留之际·····	55
永别!·····	61
“有些事情是难忘的”·····	66
生命的留言·····	69
怀念我的先生陆幼青·····	70
后记·····	72



初访陆幼青

与陆幼青相识，仅仅缘于一次再平常不过的采访。

2000年8月14日晚，《新闻晨报》编辑部主任突然叫住我：“我们从网上搜索到一条消息，有一位身患癌症的青年人，正在写《死亡日记》，据说还要上网发表。这个人就在上海，文字记者余洁正在联系，你一起去采访吧，今晚就发稿。”

走在“悬崖”边上的人还有心情写日记，有意思。新闻记者的职业习惯使我本能地升腾起一股创作欲望，我有了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。



这位不同寻常的青年名叫陆幼青。

21 时许，余洁总算和陆家联系上，对方同意接受采访。

我和余洁开始了一次很平常的采访，谁也不能料到，我会与陆幼青及他的一家结下不解之缘，并用我的镜头，真实记录了陆幼青笑对死亡的心路历程。还是在我们驾车前往西区陆幼青的家时，我的脑海中还不时闪现出关于死亡的种种话题。途中，余洁问我：“这个人知道自己被判了‘死刑’，还有勇气写日记，不知这勇

气是从哪里来的？”我的年纪比这个刚工作一年的小姑娘大许多，或许也有老派中国人的想法，所以我的回答只是沉默。

驾车闯过高架路上一道道灯光屏，又走错了路绕了个大圈子，终于来到这个西郊龙柏的公寓。

“请问陆幼青家住在哪里？”

“找陆幼青，向前走，第一个路口左转，第二幢楼房到底就是。”

我背着沉重的摄影包，跨入一间灯光柔和、



中华烟没有离开过他的手。



近30多平方米的客厅。一个男子坐在绿色沙发中，他就是我们的采访对象陆幼青。见我们进门，他马上站起来，寒暄一阵后，主题已经不能再回避，开始谈论“死亡”。

陆幼青瘦小的个子，戴一副眼镜，细小的眼睛不时闪动着，透着知识分子的机敏和多思。乍看和平常人没什么两样，但细一瞧就发现，脖子上有一个如鸡蛋大小的鲜红肿瘤，显得特别刺眼，还散发出一种难闻的气味。

“人活着要有尊严，死亡也要有尊严，人应该自己来选择接受死亡的方法。”面对陆幼青如此坦率的话，我突然迷茫了。我想找出所有美妙的语言和安慰的词句，奉献给眼前这位比我瘦小得多、却又无比坚强、豁达、乐观的男子。可我心里明白，和死亡相比，我的语言是如

看着心中唯一的宝贝女儿的照片无限幸福





此的苍白无力。是的，还有什么词汇能更深刻、恰当地表现我复杂的心情呢？以前，我总觉得自己不怕死，还曾在上海龙华殡仪馆做了一天的殡葬工人，和尸体打过交道，为尸体化妆、更衣，并为这种极需勇气的体验式采访而自豪。然而，这次采访却使我失去了“感觉”。

我赶紧摆开架势，开始拍照，好借此掩饰我内心的窘迫。当天我的任务只是摄影，对话、笔录，那是小姑娘的任务。我心里不禁有点庆幸。我拿起照相机围着陆幼青从左到右，从前到后，从上到下不断地寻找角度，长、短镜头不断地更换，特写、中景、场景不断地运用，快门在不断地跳动……1小时内，我拍掉了6卷胶卷。

返回报社的路上，我们俩谁都不说话，只是沿着来时的道路飞驰。车轮飞快转动，一盏盏路灯被抛在车后，我们仿佛在逃避着什么。

冲洗胶卷时，好像鬼使神差似的，手中早已用熟练的照相机变得稀疏起来，胶卷还没有退入暗盒，后盖就被打开了，自己还拼命地把拍好的胶片向外拉出，使最后一卷、最精彩的画面全部傻呼呼地曝了光。

现在，当我再度回忆起初访的情景，并将其付诸文字的时候，我想当时的我肯定是被陆幼青的精神和勇气所击倒了。





再访

几乎在一夜之间，陆幼青这三个字被人们所熟知、所谈论。现代媒体的发达，本可以改变一个人平静的生活，更何况是一个数着日子面对死亡、并且写下对死亡感受的心路历程的人。人们渴望认识他、了解他。此时，新闻媒体成了最好的桥梁。

“榕树下”网站成了各路媒体的引路人。在“榕树下”网站的联络下，各新闻媒体记者8月15日下午3时，按约来到了陆幼青家中集中采访。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各媒体分别采访而

影响重病中的陆幼青的生活和休息。

我们捧着鲜花提前来到陆幼青的家，陆的爱人时牧言为我们开门，家中的小狗“贝贝”见熟人来了，拼命摇头摆尾。

已有媒体捷足先登，客厅内早已架好了两台摄像机，他们在提前进行采访。

和陆幼青打过招呼，送上鲜花以表慰问，再递上一份刊登独家专访的《新闻晨报》，这也是上海媒体中第一次对陆幼青的报道。我们带来的数十份《新闻晨报》成为各媒体采访的“背景